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7月1日 (第194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专家：美国应利用人口优势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在二战后取得的国际地位离不开其人口因素的支撑，但美国正在“挥霍”这一资源，美国必须保持人口优势，并重新考虑其全球战略，打造新的联盟。

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县集中在南部或中西部

总体上，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县往往位于南部和中西部，体量较小，经济多元化程度较低。

中美关系

美国对华鹰派应看到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

《外交家》杂志网站 6 月 14 日登载美国战争学院客座教授罗伯特·法利 (Robert Farley) 的文章称, 美国需要权衡与中国开展“全面”竞争的风险, 对华鹰派需要仔细评估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文章摘要如下:

尽管中美关系正在“脱钩”, 但与 1945 年美国 and 苏联的关系相比, 中美两国的关系更为紧密, 对美国国内也更为重要。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美两国建立了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 不仅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 也发展了两国的经济。两国间的“文明”差异并未阻止双方建立历史上最富成效的经济关系之一。

中美之间的确存在诸多分歧, 但两国仍需在全球治理等多项议题上开展合作, 两国都可以从相互协调中获益。中美目前的竞争可能升级为“全面”竞争, 这将加大“冷战”的风险。鉴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程度, 两国有更多理由展开协作, 即便美国对华鹰派也应看到中美关系中的“闪光点”。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呼吁美中重回贸易谈判桌

中国美国商会网站 6 月 17 日登载商会主席夏尊恩 (Timothy P. Stratford) 的公开信称, 中美经贸关系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两国贸易谈判团队应尽早重回谈判桌。

声明写道: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拐点。如果不尽快重启谈判, 双方将可能错失将两国经贸关系带回正轨的机会,

这势必会影响两国关系向更加平衡、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健康的中美贸易关系对于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也至关重要。”

夏尊恩指出：“双方谈判人员应意识到两国的政治体系存在较大差异，且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会使谈判工作更为复杂，这样的认识可以帮助双方寻求一个符合各自核心利益的解决办法，而不再将谈判破裂的结果简单归咎于对方。”

文章结尾呼吁两国冷静地解决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我们无法在一场谈判中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两国政府需要展示他们有决心以沉着镇定、互相尊重的方式继续努力。若有任何一方一再进行公开指责，将会削弱他们实现这一关键目标的能力。我们应采取从容冷静的专业外交手段来重建互信、改善沟通。”

美专家：要从特朗普的贸易谈判中吸取教训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月24日登载沃顿商学院教授、谈判专家莫里斯·施韦策（Maurice Schweitzer）的文章称，贸易谈判需要耐心和技巧，谈判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促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通过研究特朗普的错误谈判方式，可以为正在进行和即将到来的中美谈判提供教训：

首先，谈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赢”。特朗普多次表示，他与中国谈判的目标在于赢得胜利。但一个好的谈判不应只关注短期胜利，而应战略性地考虑长远目标，双方最终都应对交易感到满意。此外，像贸易谈判这样复杂的交易需要充分的准备和专注力，通常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专业团队。但特朗普团队在主流外交策略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知识，内部还时而发生分歧，导致中国收到的关于特朗普及其团队想法的信息是混乱的。

其次，要推动谈判成功须建立良好关系。无论是哪行哪业，如果把对方当做朋友，谈判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因此需要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但特朗普显然更擅长树敌而非交友：他不断疏远民主党及其共和党盟友，同时，在中国问题上，过分专注于打败中国，升级贸易战。从长远来说，特朗普应视中国为友，专注构建良好的双边关系，要“赢得”谈判，就不能过河拆桥。

美国应放弃失败的对华贸易战战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6 月 24 日登载该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 (David Dollar) 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希望对华关税能够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工作岗位回归美国，但该战略的效果有限。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今年第一季度减少了 117 亿美元，但与此对应的是，美国与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因为价值链转移到其他国家，且美元不断增值，美国从其他未受到关税影响国家的进口增加。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因关税影响而降低。因此，关税并不能帮助改善美国贸易平衡，也不太可能促使制造业就业岗位回归美国。

改变中国的行为需要与欧盟、日本等伙伴合作，但这些伙伴并不赞同美国的关税策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在下降，而欧盟和日本等与中国的贸易却在增加。美国本可以与欧盟和日本就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在 WTO 提起联合诉讼，或留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中，建立一个志同道合的经济体共同体。但美国却选择与中国展开双边贸易战。就上述所有既定目标而言，贸易战似乎都是失败的。

600 多家美国公司致信特朗普反对对华征税

美国 Axios 新闻网近日载文称，包括沃尔玛在内的 600 多家美国公司和行业贸易协会联名致信特朗普总统及其内阁高级官员，反对其向中国征收关税，敦促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缓和立场。信函全文如下：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们代表以下签署协议的公司和我们雇用的数百万工人，就美中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争端撰写此文。我们同意，我们的贸易伙伴必须遵守全球贸易规则，我们支持当前政府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努力，包括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等。我们鼓励当前政府与中国谈判达成一项强有力的协议，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提高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并取消关税。我们相信这个目标可以在不对美国人征税的情况下实现。

我们对以牙还牙的关税升级感到担忧。我们有切身体会，额外的关税将对美国企业、农民、家庭以及美国经济产生重大、消极和长期的影响。广泛征收关税并不是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有效工具。关税由附件所列美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直接缴纳。根据全球贸易伙伴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若对额外 3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结合已经实施的关税和报复）将危及超过 200 万份美国就业，使美国一个四口之家的平均开销增加 2300 美元，并让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1%。此外，我们一再看到，关税增加和围绕贸易磋商的不确定性也造成市场动荡，威胁到我们经济的历史性增长。

总统先生，我们支持你的努力，让我们的贸易伙伴负起责任，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达成可执行的贸易协定。我们敦促当前政府再次回到谈判桌，与我们的盟友一起制定全球性

的、可执行的解决方案。一场升级的贸易战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且会导致两败俱伤。我们希望你们推动一项积极的决议，取消目前的关税，增强美国的竞争力，发展我们的经济，保护我们的工人和客户。

尽管受美国政治因素影响，美国高校仍然欢迎中国学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莱夫 (L. Rafael Reif) 6 月 25 日在给全校师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表达了对美国部分政客渲染所谓“学术间谍”感到沮丧，并呼吁继续欢迎国际学生。事实上，尽管中国学生赴美受到美国政界的一些阻力，但美国大部分高校仍然欢迎中国学生。

莱夫在信中指出，美国政府对个人涉嫌从事学术间谍活动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制定了审慎的政策来防范此类活动，但在应对这些风险时必须非常谨慎，避免制造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恐惧，最后形成有害的氛围。

“尽管少数具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可能心存恶意，但他们只是例外。然而，教职员工、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与美国政府机构打交道时受到不公平的审视、被污名化并且感到紧张不安，仅仅因为他们是华裔。”“作为学者、教师、导师、发明家和企业家，他们不仅是模范成员，而且是美国社会的杰出贡献者。”莱夫在信的结尾强调：“移民就像氧气，每次吸入新鲜氧气都会使身体重新充满活力。”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有 110 万名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学生占三分之一，而在 36 万余名中国学生中，约 36% 的人学习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相关专业。

美国政府一直将目标对准特定的学生或学者群体，认为这些

人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或涉嫌窃取知识产权。然而，尽管中国学生遇到美国国内的一些阻力，但美国诸多高校仍表示欢迎中国学生。除了麻省理工学院外，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等美国知名学府的校长也纷纷以公开信的形式，表示欢迎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学生是该校迄今规模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伯克利分校发言人丹·莫戈洛夫（Dan Mogulof）说：“作为一所重视多样性的大学，伯克利分校认为，拥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是我们制度特征和学术使命的一个基本要素。我们将继续确保校园里的每一位学生都感到安全、受尊重和受欢迎，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

美国纽约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此前表示，限制中国学生的签证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让美国的大学错失全球最有才华的一群人。

波莫纳学院校长加布里埃尔·斯塔尔（Gabrielle Starr）说：“如果我们声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那么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而不仅仅是吸引美国各地或美国后院的学生。中国人增加了校园里“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

此外，中国学生及其家庭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持续上升。据为学生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 Deserve 统计，2015 年，美国公立大学的学费收入中，国际学生缴纳的学费占 28%，而这些外国学生中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据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估计，包括学费和生活费在内，中国学生及其家庭在 2017 至 2018 学年贡献了 130 亿美元。

美国外交

与伊朗开战对特朗普和美国毫无益处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网站 6 月 20 日载文称，与伊朗开战对特朗普和美国都没有好处，原因如下：

第一，美国与伊朗开战不会有好结局。伊朗政权难以被推翻，即使被推翻，伊朗之后很可能陷入不稳定或出现一个在军事上对美国更强硬的政权。特朗普政府也缺乏与伊朗开战的明确或可达成的目标，这种无休止的冲突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和信誉。

第二，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会扰乱石油市场。随着 2020 年美国大选日益临近，特朗普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油价上涨。而与伊朗发生冲突将影响波斯湾石油供应，这势必导致油价上涨。

第三，与伊朗开战将导致美国再次卷入外国战争。除非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是短暂且决定性的，与伊朗充满风险的冲突将不利于特朗普应对其民主党对手、独立派及其支持者。

第四，与伊朗对抗可能使美国陷入孤立。若与伊朗开战，美国至多能获得英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以色列四国的外交或军事支持。在未得到重要国际支持的情况下与伊朗发生军事对抗，将使美国陷入孤立并承担全部责任。

美国需在说服和武力之间找到平衡

“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网站 6 月 20 日登载西班牙前外交部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的文章称，过去 70 年里，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一

直由软说服力与原始实力间的微妙平衡得以支撑。但特朗普上任后仅依靠武力来推进美国利益，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文章称，过去 70 年来，美国以其多面、灵活的领导风格，即将军事、人口和经济优势同引人注目的文化和巧妙的外交手段相结合，保持了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巧妙平衡说服的智慧和绝对的实力，构成了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

特朗普上台后，非但未能充分展现其说服智慧，反而试图仅凭原始实力，将“美国优先”议程强加于世界各地。特朗普施压欧洲，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履行北约义务，鼓吹对伊朗发动战争，以经济制裁和关税手段推进政策等行为，都是拥抱武力、逃避说服的体现。正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那样，美国正在逐渐削弱自身权威并招致了一系列灾难。

当然，像奥巴马总统那样过于倚重软说服力（soft persuasion）也会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受损。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世界，依靠单一说服的智慧或绝对力量，其有效性都是有限的。因此，为维护和延续美国的权力地位，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美国必须在说服与武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美专家：美国应利用人口优势保持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在二战后取得的国际地位离不开其人口因素的支撑，但美国正在“挥霍”这一资源，美国必须保持人口优势，并重新考虑其全球战略，打造新的联盟。

《外交事务》期刊网站近期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人口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的文章称，为了维持

全球领导者地位，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减缓或扭转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并重新考虑其全球战略，打造新的联盟。文章摘要如下：

二战以来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人力资本的改善和有利的商业环境（使得人力资源的价值得以释放）。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例如，今天，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其人均收入就会永久增长约 4%；一个国家的公民每多接受一年的教育，该国的人均 GDP 就会平均增长 10%。

尽管人口预测无法预测世界的未来，但可以为认识国际政治正在显现的轮廓提供一个粗略的指南，为美国人了解未来地缘政治走向以及华盛顿该如何做好准备提供了线索。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近 14 亿人口，但不利的人口发展趋势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阻力。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此外，尽管目前这一代年轻人将成为中国历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随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上升，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增长将会放缓。

俄罗斯的人口前景可能更糟。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受到人口结构方面的限制，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继任者维持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难度极大，更不用说真正改善其地位了。

美国最明显的人口优势是其规模。美国是世界第三大人口大国，而且很可能一直保持到 2040 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长期以来维持着明显的高移民水平和高出生率。此外，美国在教育水平、研究和开发以及财富创造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尽管有这些优势，但对美国来说并非都是利好。2014 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开始缓慢稳步下降，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美国在公共卫生指标方面的进展也十分缓慢，而且成本高得惊人，

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停滞了几十年。对美国人口增长的普遍预测可能过于乐观，美国的生育率在 2008 年之后下降了大约 10%，而且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此外，为了应对国内动荡，美国曾决定几乎完全停止接收移民，这种情况可能会再出现。

如果美国的人口和人力资源指标继续停滞不前或倒退，美国人可能会失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兴趣，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可能会蓬勃发展，美国选民可能不愿承担维持国际秩序的巨大代价。而美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相对令人失望的趋势也将损害其长期经济表现。

为了避免这些后果，美国需要重振人力资源基础，恢复其在商业、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活力。一个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是更多地依赖传统的美国伙伴。但问题在于，华盛顿的许多传统盟友所面临的人口问题甚至比美国更严峻，譬如，欧盟和日本目前的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出生人数，且劳动年龄人口正在长期下降。

不过，人口趋势正推动一批“全新的”国家走向强国地位，其中许多是美国的潜在盟友和伙伴。华盛顿应该首先把注意力转向东南亚和南亚。例如，到 2040 年，印度 20 岁至 49 岁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数量可能会超过中国，而且印度的优势将逐年增加。

相较于竞争对手而言，目前美国有许多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有利的人口结构。然而，美国的实力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如果美国能够开始修复其人力资本基础，并为 21 世纪打造新的联盟，那么美国就能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继续巩固“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政治/其他

摇摆选民是美国 2020 年大选的关键

《华盛顿邮报》网站 6 月 18 日载文称,摇摆选民是美国 2020 年大选的关键,特朗普是否能连任将取决于能否说服目前反对他的选民,让他们相信他是比民主党更好的选择。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摇摆选民将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是矛盾的特朗普支持者,他们不喜欢特朗普本人,但支持他所做的工作;第二类是那些目前对总统持负面看法的选民,但如果他们认为民主党候选人不可接受,他们会投票给特朗普。

在过去的选举中,预测总统连任的最佳指标是公众对经济状况的看法,但 2020 年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尽管 51%的人支持特朗普处理经济的方式,但是微弱多数的美国人一直不赞成他作为总统所做的工作,因此,吸引第二类摇摆选民将成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的重要任务。

特朗普展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为对手创造负面的叙事,让公众难以忘怀。这是他在 2016 年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将是他 2020 年连任战略的核心要素。出口民调显示,这一策略在 2016 年效果显著,近三分之一投票给特朗普的人表示,选择特朗普的主要原因是反对希拉里。为了避免重蹈 2016 年的覆辙,这位民主党提名人需要给摇摆选民一个投票的理由。

特朗普在各州的民意支持率不容乐观

CNBC 网站 6 月 18 日载文称,尽管华尔街希望特朗普获胜,

但特朗普在各州的民调结果并不乐观。文章摘要如下：

各州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要赢得连任面临很大的挑战。昆尼皮亚克大学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在佛罗里达州，特朗普支持率（41%）低于拜登（51%）。在佛罗里达州，特朗普还落后于桑德斯和沃伦等其他民主党潜在候选人。密歇根州一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在密歇根州，特朗普落后拜登 11 个百分点。北卡罗拉纳州和得克萨斯州此前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这两个州分别落后拜登 12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点。

尽管美国经济依然强劲，但本周 CNBC 和《华尔街日报》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62% 的民众对特朗普连任感到“不舒服”或者持保留意见，52% 的人表示“非常不舒服”。福克斯新闻的一项调查显示，所有主要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均高于特朗普，拜登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 10 个百分点。

此外，据美国调查机构 Morning Consult 估计，特朗普在全美 50 个州的净支持率均有所下降。特朗普在占据 328 个选举人团席位的 27 个州的反对率超过了支持率。要赢得连任，特朗普需要在经济增长放缓和公众对其负面看法日益加剧的情况，收复在其在选举人团中的“失地”。

美国军队日益危险的政治化

“战争困境”网站 6 月 18 日登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大卫·巴恩德（David Barnd）等的文章称，过去数年中，美国军队的政治化日益加深，这将削弱军队帮助政府决策的能力，若不加以限制，会给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后果。

利用军队达到政治目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在 2016 大选中，两党分别邀请退休军官在两党大会上发言，破坏了美国军队

无党派的传统。特朗普上任后进一步破坏这一传统，譬如招募大量退伍军官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向美墨边境派遣现役军队，并动用军队预算修建美墨边墙等。这将严重威胁美国军队的效能。

因此，五角大楼的文职和军事官员应将扭转军队日益政治化的趋势作为其首要任务。首先，在政府中加强美国军队的非政治化标准。国防部高级官员应挺身而出，坚决反对白宫违反军队非党派准则的举措。其次，收紧并落实禁止军队中党派行为的现有规则，例如，禁止身穿制服的军人佩戴带有任何政治活动口号的标志与衣物。再次，敦促各级军人警惕和反对任何损害军队非党派化的行为。最后，巧妙提醒总统和副总统避免在美国军队中做出党派性行为。

严格的无党派军队是美国民主的基石。政府和国会必须保证军队提供的建议不受任何党派偏见和政治目标影响，这样才能保证决策不屈服于党派利益，从而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和损失。

美国以本土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不现实

Vox 网站 6 月 19 日登载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贾里德·伯恩斯坦 (Jared Bernstein) 的文章称，特朗普想用美国制造的产品取代进口产品，但在这个各国经济互联互通的贸易体系中，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总统最近威胁要对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这再次证明他的贸易政策是不稳定、混乱和鲁莽的。这一切政策背后有一个核心原则：用本土产品代替进口产品。这意味着美国不再从国外购买商品，而是在国内生产和销售。例如，不再进口中国制造的手机或墨西哥生产的汽车零部件，而是将这些产品和其它进口产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增加国内生产、就业和产出。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合理：购买美国产品，从而雇用更多美国人。有时这不无道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用特朗普的贸易愿景取代成熟的全球供应链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和破坏。各国经济紧密关联，用美国商品取代大部分进口商品的政策不可取，更不容易实施。

在某些条件下，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是可能甚至可取的。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的保护主义为新兴产业提供了机会，让它们可以生根发芽。但如今的美国已经不再是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了，进口替代既不容易实现，也不明智。

有人可能会说，进口替代在短期内可能不现实，但如果关税持续时间足够长、力度足够大，美国生产商最终会做出回应。但有两个原因足以质疑这一观点。首先，特朗普反复无常，没有一家企业愿意将成本投入到一项可能因为一条“反水”的推文而变得毫无价值的国内投资中。第二，全球化意味着，在找到国内供应商之前，美国进口商需要寻找新的进口源。

以美国制造来替代国外进口的本质是倒退的，相比拿回组装消费电子产品的工作机会，更应在高附加值的投资中占据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有远见的国家正在这样做，其贸易政策绝不是以保护主义和全面关税为导向，而是旨在发掘全球需求的新来源以及建立满足这些需求的生产平台。然而，美国政府却选择背道而驰。

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县集中在南部或中西部

总体上，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县往往位于南部和中西部，体量较小，经济多元化程度较低。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载文称，谈到出口量大的地方，有人可能首先会想到熙熙攘攘的海港，比如纽约或洛杉矶地区，然而，根据对布鲁金斯学会为其“出口监测”项目编制的县级数据的分析，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地区往往远离大城市，而且更有可能在南部或中西部，而非沿海地区。文章摘要如下：

随着美国与中国、墨西哥以及其它贸易伙伴之间的多项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严重依赖出口的地方将面临很大的经济风险。总体上，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县往往位于南部和中西部，体量较小，经济多元化程度较低。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7 年美国出口总额占 GDP 的 12.1%。布鲁金斯学会数据集中的 3114 个县或县级地区中，有近一半（1533）达到或超过了这一比例。

在出口占当地 GDP 比重最大的 50 个县中，有 30 个在南部（其中 11 个在得克萨斯州，9 个在路易斯安那州），17 个在中西部，3 个在西部。事实上，在美国东北部，只有宾夕法尼亚州富尔顿县（Fulton County）这一个县的出口在其 GDP 总额中的占比超过 30%。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以 GDP 占比来衡量，新奥尔良外围的四个人口稀少的教区（圣詹姆斯、圣伯纳德、圣约翰、圣查尔斯）是美国最依赖出口的地区。这些教区是几家大型石油和天然气精炼厂以及石化工厂的所在地，这些工厂的出口占地区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2017 年，这些教区的出口总额超过 110 亿美元，占其 GDP 总额的近三分之二。

2017 年，在美国最依赖出口的 50 个县中，有 44 个县的人口低于 10 万。内布拉斯加州的三个县总共创造了 9600 万美元的出口（几乎都来自农产品），占其 GDP 总额的 36% 左右，而三个县的人口总数只有 1892 人。

不过，也有例外，一些人口众多的县也在最依赖出口的 50 个县之列。华盛顿州（西雅图以北）的斯诺霍米什县（Snohomish County），人口超过 80 万，是一家大型波音飞机装配厂的所在地。2017 年，该县的出口额接近 160 亿美元，占其 GDP 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34%）。

与此同时，美国人口最多、拥有全美最繁忙港口的洛杉矶县（Los Angeles County）2017 年出口了价值 738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是全美出口最多的县，不过，出口只占该县 GDP 的不到 10%。

美国最依赖度出口的县几乎都依赖单一产业，有时甚至是一个工厂，来实现大部分出口。在这 50 个县中，42 个县的一半以上出口来自于一个行业。位居榜首的是内华达州的金矿开采中心尤里卡县（Eureka County）。2017 年，该县 4.69 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中有 4.64 亿美元来自采矿业。

但更典型的情况是，制造业在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最依赖出口的 50 个县中，44 个县的最大出口来源是制造业，其中石油煤炭产品（12 个县）和运输设备（11 个县）最常见。

在近年来出口增长最快的几个县，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做出了很大贡献。2003 年至 2017 年实际出口增长率最高的 30 个县中，23 个县的最大出口来源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其中 21 个县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占全部出口的一半以上。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